

我看江苏教育投入这十年

■ 睦平

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作为一名光荣在教39年、光荣在党31年的退休教育老兵,我常常在内心由衷赞叹:江苏教育这十年,改革发展速度和质量水平提升得真快!

江苏以全国1.1%左右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占全国10%以上的经济总量,人均GDP位居全国各省(市、区)前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江苏实现了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我认为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江苏历史底蕴深、教育基础好、人才涌现多。尤其是这十年来,江苏各级各类教育发展水平快速提升,数量质量结构、规模内涵效益稳步发展。其中和财政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教育经费安排得到了制度保障,有非常大的关系。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出台,其中明确提出教育经费在三年内达到占GDP4%的目标。同时根据各省教育基础、教育规模和现有保障水平,确定了一省一标的具体要求,即财政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我省当年不到16%,要求到2012年底前应达到18%以上。

当时我刚到省教育厅财务处(结算中心)履职,负责中等及以下教育经费管理等工作。全处在认真学习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和研究工作时,这个新来的财务处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国家和省级财政教育经费标准,只有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而没有高中阶段和学前教育呢?能不能借助国家对我省三年达标18%的要求,来研究制定尚无制度性经费保障的三个学段的财政教育经费标准呢?

这个想法得到了厅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省财政厅教科文处的大力支持。我们向教育部财务司汇报,司领导认为,江苏率先研究制定并出台三个学段的财政教育经费标准,在全国具有示范意义和重大价值,因为江苏是城乡结合型省份,存在城乡和苏南苏北苏中区域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而中国的教育也同样面临城乡和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司里积极鼓励并大力支持江苏率先研究三个学段的财政教育经费标准,并拨付了专项课题研究经费。

我们在江苏省教科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支持下,迅速成立了两个课题

组,分别研究高中阶段和学前阶段的财政教育经费标准。一是开展OECD组织34个成员国教育投入状况的国际比较研究。二是开展31个省(市、区)教育投入状况的国内比较研究。三是开展学校开门七件事、实物消耗定额测算,选取苏南苏北苏中三大板块、城市城镇农村三类地区、普通高中中职学前三个学段,进行大样本、大数据的采集、测算和分析。经过一年的基层调研、数据采集、标准测算、沙盘推演、分析研判,省财政厅和省教育厅终于在2012年出台了高中阶段和学前教育两份重要的经费保障制度文件。文件明确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200元,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500元,中职生均经费标准是高校的50%(当时高校是5600元),其中公用经费标准不低于500元。尽管每份文件仅仅两张纸,但其含金量却是巨大的,也是具有开创性的。

因为当时省内还有近1/3的财政转移支付县,单靠自身财力无法执行省定标准要求。省级财政综合国家转移支付和省级转移支付经费,对这36个财政转移支付县进行大力扶持,帮助他们按照省定标准拨付给学校。

经过多方努力,全省彻底实现了财政保障各级各类教育经费无死角、全覆盖。

《中国教育报》在2012年12月28日头版,报道了江苏在全国率先实现国民教育体系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全覆盖的重要新闻。财政部和教育部在江苏工作的基础上,迅速研究出台了全国分地区的三个学段的生均财政保障经费标准。制度性财政教育经费标准的出台,为实现国家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作出重要贡献。江苏2012年达到了18.87%,超额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钱不是万能的,但办教育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财力充分保障是办好教育事业的最重要、最基础的前提。自从有了生均财政拨款标准“起步价”,又建立和明确了稳定增长机制,十年来,江苏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中等及以下教育进入了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轨道。2020年江苏将省定公办的幼儿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年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分别提高至650元、1000元、1500元,2021年省属高校生均财政拨款标准提高至13800元。至此,江苏国民教育体系财政经费保障标准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难忘那时送公粮

■ 董克林

40多年前,我作为知青下乡,耳闻目睹了豫东农村生产队社员集体送公粮的情景。那情景充盈了农民的一腔赤诚,蕴含着蓬勃的力量。

开镰收割那天,村里男女劳力都齐刷刷地赶到地里集合。生产队老队长分工派活,妇女下地割麦,男人用把麦子拉到场里。打场的活由“老把式”来干。麦季的太阳一爬上天,干活的人们浑身上下就被汗水湿透。“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人们任凭骄阳炙烤,一门心思趁着大晴天抢收抢打。

打场的两天里,石碾压、叉耙翻、木耙搂、木锨扬,上演着昂扬的“场匠”之曲,直到麦粒打得干干净净,场里堆起了黄澄澄的粮堆和高高的麦秸垛。

老队长抓起麦粒,用牙咬了咬笑着说:“干透了,选好的,送公粮。”送公粮的前一天,队里把粮食又摊到场上晒打一遍,确保粒干、粒净。七八个老乡从队里仓库扛起鼓囊囊的粮袋往架车上放。我们村离公社粮站有十来里路,这种路晴天一脚土,雨天一脚泥。送公粮的老乡头烈日,脚踏坑洼路,一到粮站排上队,就跑到井边打水,对着水桶沿儿你一饮我一饮地喝个过瘾,这才缓了一口气坐在阴凉下,拽下搭在脖边的毛巾,擦拭着黑红的脸庞和黑亮的臂膀。

等到我们生产队验粮、过磅,粮食粒干、量足,超过优等标准,老乡们又扛起粮袋,嘴里喊着号子,沿着架在麦架上的木板运到垛顶上,把麦子倒出来。

这趟“公差”也是“饭差”,记半天工分,可以吃顿“馆子”。每人两个杠子白馍(四个馍),一碗白菜粉条里有几个“油滋啦”。如今看来极为寻常的一顿饭,在当时吃出了过年般的仪式感。

回村路上,人们唠着家常,哼着豫剧,侃着段子。庄稼汉没有高谈阔论,有的就是抢抓每一寸盈手可握的农时,默默地用汗水呵护禾苗。正是这种季年年紧抓农时的力量,撑起了天空,创造了历史。难道不是吗?在长城的墙砖里,在夜光杯的美酒中,在独轮车推出的胜利战场上,在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无不浸透了农民的心血与汗水。

如今,国家出台各种政策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不仅“千年税赋一朝免”,还给种田农户发放补贴,创造了消除绝对贫困的奇迹。“送公粮”虽然已成为记忆和怀想,但我相信,人们那种大公无私、勇于奉献的精神,永不会磨灭。

等待闹钟响起

■ 程应峰

有这么一些人,每天睡醒的时候,不会立刻下床,而是坐起身来,躺在床上等待闹钟响起。我也一样。也在这个时间段,我的思绪由迷茫而明白,由混沌而清晰,那似乎是一个开悟的过程。

在闹钟响起之前醒过来,这也许是因为到了一定年龄,年岁不饶人的缘故。实际生活中,更多的人是被闹钟唤醒的。林清玄曾说:一个刚被闹钟唤醒的人,在半梦半醒间。如果一听到闹钟响,立刻能处在清醒的状态,这种人在佛教里叫“慧根”,如果闹钟怎样叫也叫不醒,甚至爬起来关掉闹钟,这种人叫“钝根”。就一般人而言,既不是慧根,也不是钝根,只是“凡根”。所谓凡根,是会清醒、会迷失;会升华、也会堕落;是听到闹钟响时,徘徊挣扎在半梦半醒之间。在半梦半醒之间的人,比较易于沉迷,不易醒来。

一个流传的说法叫“装睡的人叫不醒”。成心装睡的人,大抵都是刻意规避人生责任的人。这样的人,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或是不愿担当,不愿面对人生困扰。他不是叫不醒,而是在内心深处凝结着对抗外在世界的坚冰。

而等待闹钟响起却不同,是有了心理准备在先。“闹钟”般的机缘一旦出现,就能果断立即地行动起来,以最好的状态去面对内心,面对生活,去奔赴人生。这样的人,有自己的目标,除了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外,还会做着大多数人看起来很痛苦很苦涩的事情。这样的人注定会向着目标逼近,不急不躁向成功的彼岸推进。

茫茫时空,神秘的时间之箭永远疾行不止,或走或停的只是个人生命的钟摆,科学家将其称为“客观时间”与“心理时间”。从古老的漏刻晨钟到现代的闹钟响铃,都是从客观的角度提醒一个人某一个时间段的到来。人们听从它,并不是由于它有多么美妙动听,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回荡着一个不可拒绝的声音。

有一句话说:要么旅行,要么读书,身体和灵魂必须有一个在路上。这实则是给心灵闹钟上发条的两种方式。更多的时候,我们通过阅读的方式给心灵上发条,在书海山寻路。书籍,足以给予我们最明亮的眼睛、最灵性的大脑、最博大的胸怀、最生动的心灵。书籍给了无限可能,而这无限可能足以让我们遨游无限空间。它在慰藉心灵的同时,让心灵醒着,让我们看清世界,看见远方,明白自己最难把握的内心。

我们所处的世界,总有这样的人,心灵的闹钟一直醒着。别人醒着的时候,他醒着;别人睡着了的时候,他依然醒着。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他的独一无二,在于他乐于等待,乐于接纳,乐于面对生活闹钟一而再地响起。

夜游西湖断桥

■ 杨红兵

日课初毕,华灯已绽。凭窗远眺,一轮浅月,渐攀楼梢;下临之江,依稀可见;钱塘喧哗,俨然可闻。将窗户推到极致,一股暑气热腾腾地涌入,室内温度瞬间拉升。忽地,无来由地念起西湖的断桥来了。

古语有云:西湖之美,晴不如雨,雨不如月。这月下的西湖断桥又该是何等模样呢?那断桥的千古悲歌是否还依然传唱?20分钟车程后,我们步入西湖大道。如昼灯光、鳞栉高楼、汹涌人流、鼎沸人声……与记忆中的西湖截然不同,一切恍如时光乱弹、妆奁浓抹,陌生得让人有点难以相认。

沿西湖南岸,我们于擦肩接踵的人流中困难前行。约莫一刻钟后,我们来到白堤。堤岸两旁,湖水激滂;步堤而上,灯光昏黄。斯时,水气氤氲,清风拂凉,于白堤深处,人群却有些稀少了。于是,再行一段路,便邂逅断桥。

倚桥栏四顾,远山影影绰绰,如青螺,似远黛,不可亲近。雷峰塔矗立其中,隔湖相望,距离甚远。周遭灯火或明或暗,倒映湖中,宛如给西湖镶上了金碧辉煌的光环。于无数点的光亮之中,却又有着了一丝影子,悬空飞驰,翩若惊鸿,宛如游龙,定睛凝神,却又只有微痕一抹,瞬间不见。也许,那是湖畔的萤火之光,是夜间纳凉的飞鸟,是希图追忆身影的无人机,是天地间的浮游精灵……

登桥而上,不见陡峭。但当年就是在这里,有情人穿越时光隧道,突破天条窠臼,将情感滔天巨浪掀起,将故事石破天惊般写就。于是,一切的一切,从一柄雨伞开始,月迷津渡,悬壶济世、中秋雄黄、水漫金山、雷峰塔倒……屏气凝神,似乎还可听到那些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真情过往,还可触摸到那些江水为竭、冬雷夏雪的生死相诺。

这一刻,一种莫名的悸动涌上心头。我用掌心摩挲着桥头石梁,湿湿的湖风,一阵又一阵地悄然而过。我们吹的也许不是当年的风,走的也不是当年的石板桥,但是,有些事物,于时光流转中,入眼润心,辗转而日深。

移步桥下,沿着湖边,循水慢行。水气重重,入秋的感觉渐行渐近。远处波光粼粼,将迷离的灯光倒影瑟瑟铺展。护桥白堤上的杨柳,如长发及腰的水乡女子,轻柔曼丽。四周暗淡的灯光,在垂柳上泼墨般挥洒,深深浅浅,垂柳愈见葱茏,也更见风姿了。朱自清先生曾说:“像今晚,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此时此刻,忽然觉得这句话是那么亲切而贴切。

杭人有云:断桥不断。何谓“断”?何谓“不断”?人生路上,或颠沛流离,牵于碎银几两;或豁然无羁,行住心之所向。无论如何,只愿前路有灯,行程有光,就总有希望在前方召唤。

“该返回了!”同伴的一句话,将我从思索中唤回。原来,夜已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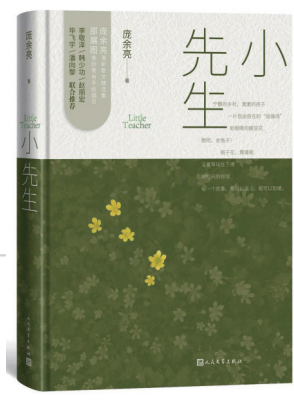


望秋

黄必胜 摄

《小先生》的教育启示

■ 戴荣



《小先生》
鹿余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一,我们的农村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有人评价如今的农村教育,是让学生接受教育后“逃离农村”的教育。90多年前,陶行知先生指出的“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等教育问题,如今依然存在。

鹿余亮笔下的农村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呢?这里的师生一起吃槐米粥、打核桃,没有三四节课的老师轮流到食堂烧饭;进入冬天前,师生一起劳动,刷石灰水,让校园里的树木都穿上了“白球鞋”;下雪了,大家一起玩雪,树上的雪掉到学生、老师和老校长的衣领里;村民听到上午第三节的铃声就开始生火做饭,整个村子冒起袅袅的炊烟。这里的体育设施十分简单,大家一起跳绳、踢毽子、打篮球,从菜花中捡篮球的学生瞬间成为了“金兔子”。乡村教育是看得见的青山绿水,留得住的乡愁。乡村教育实际上是本土的教育、本真的教育,是葆有未来教育基因和核心要素的好教育。

第二,我们究竟应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子?

周国平先生认为,一切的生命,包括植物、动物、人,生于土地,最后又归于土地。一个人的童年,最好是在乡村度过。童年是生命蓬勃生长的时期,而乡村为童年提供了最天然的开阔环境。现在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把孩子关在楼房里,他们远离自然,远离田野,远离乡村,远离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

而鹿余亮笔下的学生不是这样的。他们玩弹弓、踢毽子,天冷了一起“挤暖和”;他们上树掏鸟窝,下河摸河蚌,在水杉树上刻老师的名字;绰号叫“蚂蚱”的女生可以像蚂蚱一样跃过一丈宽的灌溉渠,绰号叫“黑鱼”的学生

扎猛子潜过一条大河不换气。这些大地之子,不一定是“学习的料”,但他们质朴纯真,心态阳光,是父母干农活的好帮手。这些学生中也有“大学的料子”和创新人才,他们边玩边学,后劲很足,没有过早地失去童年。

我们的教育应该秉持田园特色和自然情怀,让教育充满鸟语花香,让学生心间涌动着潺潺流水,努力培养出亲近大自然、生命力旺盛、充满无限发展可能的学生。

第三,当下的农村中小学教育在乡村文化建设中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校应该成为人民的精神圣地。两千多年前,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给汉武帝献的国策之一就是“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太学是国家级教育,庠序则是设于地方特别是乡村的学校。而教书并非设庠序的唯一目的,教化乡邑,才是根本。乡村学校承担着一种潜在责任:传承文化、维护社会安定、培育有凝聚力的民风民俗……新中国成立后,乡村教书先生依然受人尊敬,排忧解难一言九鼎,婚丧嫁娶指点仪轨,代写家书咫尺天涯。

在鹿余亮的笔下,学校与乡村、学校老师与村民有着亲密的关系。校长在村民心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乡里偶有纠纷,都由校长裁定。朴实的乡亲们不时地给老师送土特产。红皮鸡蛋、散发着稻汁香的糯米、才出水不久的鱼虾,都拿给老师尝鲜。学校里举行歌咏比赛,村民们都来观看,学生们也把歌声带到了村里,许多农民也跟着吟唱。

广大农村中小学学校应该成为乡村的一堆火,这里的老师就是乡村的一盏盏灯,这里的学生就是乡村的一颗颗星,这样的中小学存在着,乡村希望的灯就亮着,农村文化也就有了力量和光辉。